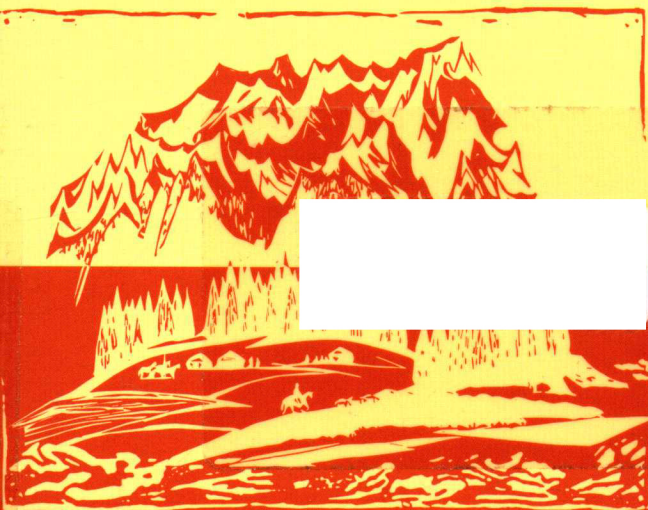


天火

少
鸿
著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天火

少鸿
著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火/少鸿著. —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
2016.7

ISBN 978-7-5458-1227-5

I. ①天… II. ①少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313683 号

天火

少鸿/著

责任编辑/杨柏伟 刁雅琳

技术编辑/丁 多

装帧设计/汪 昊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/200001

www.ewen.co www.shsd.com.cn

全国各地书店经销

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13.25 字数 280,000

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458-1227-5/I·348

定价: 35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
目 录

石头剪刀布 / 1

本次列车开往桃花源 / 56

叶上一滴露 / 94

天火 / 135

葬父 / 177

绝响 / 248

我的死与他人无关 / 289

我要到你梦里去 / 329

下乡手记 / 371

石头剪刀布

1

莲水居小区有个后门通往临江公园，他只要得闲，便会穿过后门去莲水边散步，想一些事情，或者不想一些事情。走累了，就坐到岸边的岩石上，望着波光粼粼的江面，发发呆。

那天傍晚，他看到他常坐的岩石上坐了个女人，就有些犹豫：他要不要过去坐呢？那块岩石够大，别说两个人，坐上四五个人都绰绰有余，就如那句外交语所说，太平洋足够大，完全容得下中美两国共存发展。于是，虽然犹豫，他还是走过去了——后来他才晓得，故事或者说事故，就此开篇了。

他刚坐下，那女人就警惕地转过脸来：“你干啥？”

“不干啥，坐坐。”

“东不坐西不坐，干嘛来这坐？”

“你能坐，我干嘛不能坐？”他反驳道。

“你是谁？”女人问。

“我谁也不是。你又是谁呢？”

“我也谁也不是。”女人说。

“这样挺好，谁也不知道谁是谁，好说话。”他说。

女人眉毛一挑：“你打算勾引我？”

“我像勾引女人的男人吗？”他盯着女人，“换句话说，你值

得我勾引吗？”

女人侧过身子，自信地挺了挺胸，让落日的余晖洒在脸上。与此同时，路灯刷地亮了，给女人的身体打上了侧逆光。女人脸色红润，面部线条柔和，两只黑瞳仁闪闪发亮。

“你挺美的，也还算年轻，可是……”

“怕我是鸡？”女人莞尔一笑，“我还怕你是鸭子呢！”

“你啥眼神啊？我这把年纪，只能做烤鸭了。”他自嘲地压了压嘴角，望着对岸，缓缓地从丹田深处吐出一口气。

“人老心不老，俗话说，活到五十五，还是出山虎呢。”女人说。

“不行啦，心比身体还苍老。”他摇头。

“不会吧？要不，我们做个划拳游戏，测试测试？”女人斜乜着他，饶有兴趣的样子，“反正，闲着也是闲着。”

“愿意奉陪，怎么做？”他很爽快。

“很简单，石头剪刀布，谁输谁就说一个最隐秘的心思。”女人说。

他点点头，面对女人坐正身子，开始石头剪子布。第一回合，他和女人同时亮出拳头；第二回合，都同时展开了手掌；第三次，又都用两根手指比划出剪刀。真是太巧了。直到第四回合，女人的布才包住了他的石头。看着女人白皙的手掌，细长的手指，他真的有一种被包裹着的感觉，全身都很柔软，意识也有点模糊了。他输了，一时语迟，不知说啥好。

“说嘛，说你最见不得人的心思，反正我又不认识你。”女人催促着。

“那我说了，别吓着你啊。”

“呵呵，我啥没见过，还怕你吓？说吧说吧，男人要言而

有信。”

“其实也没啥。我是个老实人，从来没有外遇过，所以也想外遇一回，不为别的，就为检验一下，看我还行不行。不是说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么？”他态度真诚，瞟了瞟身后小区的楼房，密密麻麻的窗口灯光闪烁，但自家的窗口黑着，像一只眼睛，黑洞洞的瞪着他。

“哈哈，我说你人老心不老嘛！”女人指了指他，很开心的样子。

“我只是想晓得自己的生理状态，几年没做了……”他羞愧地搓了搓手。

“没老婆？”

“当然有，但早没在一起了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原因多方面吧……反正，都没那想法了。习惯成自然，倒也相安无事。”

“噢，典型的‘一不做二不休’。你是个当官的吧？”

“也不算官，机关工作人员。”

女人有点同情地看看他，说：“若是只为检验行不行，真没必要外遇，外遇成本很高的。我是说情感成本，还有时间成本。不然，谁愿意和你遇？真不如找只‘鸡’简单。”

他连连摇头：“不能做违法的事。再说我嫌脏，肯定有心理障碍，做不了的。”

“嗯，也是。那你就只能找个人一夜情了。”女人盯了一眼他的眼睛，嘴角稍稍一扬，“嘿，其实，你是在为外遇找借口吧？不过，像你这种情况，想找个情人也可以理解。”

他脸上一热：“也许内心深处，也有这种渴望吧……能把你

的手机号码告诉我吗？”

“你想干啥？”

“你别误会，我没别的想法，只是觉得和你聊得来。方圆十里，我没一个聊得来的人。想时不时地，和你聊聊，疏通一下情绪，仅此而已。如果能做个朋友，当然就再好没有了。”他谦恭而紧张，手心都出了汗。

“那也不能告诉你手机号码，那样就互相晓得谁是谁，就不好玩了。给你 QQ 号吧。不过现在不能跟你聊了，我在等一个人。”

女人拿出手机点了几下屏幕，给了他一个 QQ 号。他马上在手机 QQ 上加了好友，然后礼貌地道了别。女人的影子从他背上慢慢地滑了下去。走了十几米，回头一看，女人还在岩石上端坐着。月光泛白的水面衬托着女人的身影，显得很动人，也很诱人。

回到家，他就迫不及待地打开 QQ。女人已通过他的加友请求。女人的 QQ 名很特别，叫“你所不知”。QQ 空间里除了转发和链接的一些心灵鸡汤之类的文字和图片，就没别的东西了。QQ 好友也没几个，看样子，女人跟他一样，朋友圈很小。他发了个微笑的表情，写了句“很高兴认识你”，发给了女人。他盯着 QQ 页面，久没回音。此时，女人无暇他顾了吧。他心头一硬，又发了一支玫瑰过去，然后就关了 QQ。

第二天一整天，他都不停地打开 QQ 又关上。“你所不知”一直没有回音。直到晚餐后，她才回了一个微笑的表情。虽然她一句话都没说，他还是很激动，好像身体内某根线通上电了似的。他匆匆地洗了碗，擦干手就要往外走。妻子叫住了他：“哪去？”

“散散步。”他说。

“不光是散步吧？”妻子说，“还想跟坐在河边岩石上的女人聊天？”

他怔住了，过会儿才说：“你跟踪我了？”

“我没那个闲心。上午到监控室检查，顺便查看了一下监控视频，凑巧看到了你。”妻子瞥瞥他，说，“这一带接连发生两起抢劫单身女性的案子了，那女子是我下面的人，在执行任务。”

他倒吸了一口气，背脊发凉，哑然无语。他不晓得，跟那女人说的那些话，是否已传入妻子的耳朵。

“虽然老夫老妻了，但我还得提醒你：这把年纪了，千万莫到外面乱来，搞得大家脸上都不好看。莫天都快亮了还撒泡尿到床上。”妻子说。

他蓦地冲动起来，大声道：“谢谢提醒，我可以跟你发誓！”

“发什么誓？”

“我若是在外面乱来，我割掉我那玩意！”他言之凿凿。

妻子不屑地撇了撇嘴。

他挑衅似地：“那你呢，你若乱来，割哪里呢？”

“我才没你那么无聊。我不会跟你发誓赌咒的。如果发誓有用，那还要警察做什么？”妻子趑进自己房间，掩上了门。

他犹豫了半天，还是出了家门。

他还得去散步。得避开那块岩石。那女人当然不能交往了，得删掉那个QQ。他拿出了手机，迟疑了一下，还是没删。随它吧，删或不删都不能说明什么。他沿着江岸往上游走，一路想着，自己怎么就发了这么个毒誓。他的那个部位有一线隐约的刺痒。江风吹来，浑身冰凉，他打了个颤，脖子直往衣领里缩。

他已经想不起，上一次做爱，是何年何月的事了。也不想明白，与妻子的关系何以演变至此。但凡听说妻子出差，他就会一阵轻松，而一旦妻子回家，心里就多了一样东西，有些沉，不自在。两人很少说话，说也大多与工作相关，且极其精练。家务倒是配合得天衣无缝，谁做啥谁不做啥，一切都在不言中。但即使是说话，他也很少直视那张曾经是警花的漂亮的脸了。除了工作，他与外界联系很少，而妻子则恰恰相反，工作很忙，工作之外也很忙。

偶尔，他也免不了被牵扯到妻子的忙碌之中。

一天快下班的时候，他接到妻子的电话，说是老大请他吃饭。

他很疑惑：“老大怎会请我？是请你吧。”

妻子说：“你这人怎给脸还不要呢，请你就是请你，老大有事交待。”

他还是不解：“老大有事，跟我领导下指示，或者让你转告，我执行不就行了，何必大费周章？”

妻子说：“你不懂，这叫领导艺术。”

他只好去了荷花池大酒店，进了那个带卫生间和休息室的高档包房。

他酒量很小，向来不喜欢应酬，敬酒和被人敬酒，于他来说都是件很为难的事。特别是敬和被敬时，都要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，心里很别扭。而只要一上桌，不端酒杯几乎不太可能。还有件小事，就是他永远也搞不清，自己该坐在哪个位置。主宾席他是认得出来，也晓得不可坐的，别的他就不甚了了。如果不是妻

子在场引导他，他总是待别人坐下之后再瞅空入座。但这次进房间之后，他往桌上扫了一眼，心理负担就减轻了：酒桌上摆有座签，他的名字赫然在目，只要对号入座就行了。

客人们陆续来了，都是职务带长的人物，级别都比他高。他的顶头上司也来了。他便晓得，老大有事可能是真的，而所谓请他，不过是句客套话，顺便捎带了他而已。而捎带他的原因，无非是某件事需要他具体经办，再有就是因为妻子的连带关系了。在某些场合，被人介绍身份时，往往会加上一句，他是谁谁的老公。在这个庞大的系统里，妻子的知名度比他高得多。

他轻松些了，跟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打着招呼，倒也还自如。

老大是在妻子的陪同下最后进来的，气宇轩昂地招了招手，稳稳当当地在主宾席坐下，微笑着环视众人，目光还在他脸上停留了一下，微微点了点头。他有点木然，没来得及做出反应，老大就举起了酒杯，说：“这一年大家工作辛苦了，今天特备薄酒以示慰问。我请客，牟局买单，所以嘛，大家可以开怀畅饮噢！”

牟局是对妻子在场面上的称呼，但在他耳朵里总是很陌生。妻子端坐在老大右侧，一身笔挺的制服，显得精明能干而又英姿飒爽。这样的场合妻子总是应对自如，或者说游刃有余。妻子满面春风，说话既得体又热情，每句话都像火上浇油，把酒桌上的气氛搞得极其的热烈。

但妻子越这样，寡言的他越显得多余。他决计，不端酒杯，也不向任何人敬酒。无论谁向他敬酒，他一概举茶杯回应。邻座的什么长抢过他的茶杯，非要换成酒杯，他硬是没让步，那位什么长只好悻悻地抿口酒，不再强求了。这一来向他敬酒的人也少了，倒落了个清静。

妻子依次给每个客人敬酒，对每个人的敬酒词都不一样，表情与语气都很到位，分寸拿捏得刚刚好，被敬的人看上去都十分的受用。这是他不得不佩服的。妻子路过他身后时附在他耳边快速地说：“求你给我个面子，别人不敬可以，老大你不敬不行。”

说是求，听上去像是下达命令。

他只好端了只小酒杯，硬着头皮站起，朝老大走过去。脸皮发僵，手脚也不太灵便。他没听清自己跟老大说了什么，碰了碰杯，仰头喝干了。他的目光是虚的，所以也没看清老大的表情。直到坐回自己座位上，他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酒液烧得胃灼疼不已，他忽然就对自己十分厌恶，垂头看着自己的手，对满桌的热闹充耳不闻。

后来他就拿出手机来玩。先上网看新闻，再浏览 QQ，然后，又故意让手机滑溜到地上，再蹲下身子去捡。捡到手机的同时，他迅速地瞟了一眼桌下面的腿，确切地说，是瞟了妻子与老大的腿。在已经远去的某个夏天的筵席上，他就曾因捡拾手机而无意地瞟过他们的腿脚。那一次，从他的角度看，老大那只翘起的脱掉了皮凉鞋的脚正抵在妻子的腿肚子上，似乎还在轻轻地挠着。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这画面都粘在他脑子里，难以抹去。他一直试图让自己相信，那仅仅是个角度问题，如果想得过多，只能说明自己心里不干净。眼下，那两对腿摆放正常，而他，也对很多事都不那么在乎了。他也就是下意识地瞟一眼而已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。所以，直起身子回到台面上，即使不再玩手机，他也能气定神闲了。

这时他才发现，酒酣耳热的人们正鼓动妻子与老大喝交杯酒，还七嘴八舌，旁征博引，说中国的酒文化是如何的博大精深。妻子端着酒杯站了起来，微笑不语。老大则谦逊地道：“呃，

这个交杯酒嘛，虽然也是酒文化的内容之一，但有它的特定含义，不是谁都喝得的；再说它也是有专属权的，不经申报审批，即使是老大，也没这个权力啊！”

老大边说边瞅准了他，那张经常在电视屏幕和主席台上出现的脸，显得十分的和蔼。桌上所有的眼睛也都盯着他了，无数蚂蚁在脸上爬，痒痒的。他当然得有所表示。于是，他以筷子当笔，有模有样地在空中那张虚拟的纸上写了同意两个字，极其豪爽地道：“我批了！”

在众人的叫好声中，老大举起了酒杯，与妻子手臂相扣，仰头喝下了交杯酒。妻子喝酒时用另一只手掩着口，而老大干完杯后立即用餐巾纸轻轻地擦了擦口唇。显得很文明，也很斯文。他的脸不由自主地笑着，他感到自己躲在笑容后面，冷静而平和地看着面前的一切。

喝光了四瓶茅台酒，酒宴才告结束。他跟着妻子把老大送上车，挥手告别。待老大的车屁股消失之后，才和妻子一道回家。在车上，妻子表扬他说：“今天有进步嘛。”他鼻子里哼了一声，也不知自己想表达什么。老大一直没提相关指示——这种事，当然不能在台面上说的。他晓得，事情已经到了妻子那里，只待她转告于他了。

果然，一到家，妻子就说，老大指示，要他把手头那件因拆迁致人死亡的故意伤害案以证据不足、事实不清的名义退回她那边。

“为何？”他问。

“这不是你我要晓得的。”妻子说。

“要你们补充侦查？”

“你真是朽木不可雕也，刚才还表扬你有进步呢。”

“难道要撤案？”

妻子并不正面回答，却说：“说来也算意外吧，人死又不能复生，反正钱也赔够了，不一定非要牵涉到领导吧？你如果以故意伤害罪起诉当事人，而作出判决了，势必要进一步追查在现场指挥的副区长渎职犯罪。而城市的开发建设还得靠他们……”

“只为保护一个副区长，就想让原案不成立，合适么？影响那么恶劣。”

“合适不合适，有时是个角度问题。把别人办了，只怕影响更加恶劣。以后谁还敢牵头搞建设？”

“那，之前就不要做成故意伤害案移送过来啊，要我来替你们揩屁股？”

“情况总是不断变化的嘛。”

“老大都亲自出面，这副区长能量够大啊！”

妻子警告道：“不许乱说！捅了娄子我可帮不了你！”

他只好不说了。

第二天他拿出卷宗把所有材料仔细查阅了一遍。案情清晰，证据翔实，他实在找不到退回去的理由，就把它搁置在柜子里不管，做别的事去了。对不想做的事，能拖则拖，这是他多年的工作习惯；在一拖再拖之中，事情往往会起变化，这也是他的工作经验。

可是只拖到了第三天，妻子的电话就追来了：“你怎还没把案子退过来？”

他说他实在没有退的理由。

“就是要你找理由啊，而且要找过得去的理由！你在这个位子上坐了十多年了，这点业务能力都没有？脑子退化了？放心，这么多人，不用你担责。你若不办，你们领导也会催你办

的。你还是争取主动吧，否则，你我都在老大那里交待不了！”妻子口气严厉。

他没有别的选择，只好遵命。签署经办意见时他的手直抖，写下的字歪歪扭扭。领导显然比他沉稳，审查和签字时表情严肃如常，眼皮都没抬一下。事情办过之后，他就重感冒了一场，吃药打针搞了一个多星期才痊愈。他预感到这事会有后遗症。

3

妻子不会做饭，又经常很晚才回家，他一个人也懒得做，便都在外面吃，家里也就基本断了烟火。机关有食堂，但吃多了就腻了。于是，他就隔三差五地在下班路上买个十块钱的盒饭，倒也吃得很香。

这几天他几乎不去食堂了。他不想让同事更多的看到他的脸。他觉得自己差不多得了幽闭症，只有关在办公室或卧室里不见人才自在。这日下班时间已过去半小时了，估摸同事都走得差不多了，他才关门下班。

他步出单位大门，往右一拐，准备去常去的快餐店。越过一条斑马线，路过区政府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妇人跪在马路边，头上缠着一条白头巾，背上背着一块白布，上面用红墨水写着一个大大的冤字，冤字两侧竖写两行黑字：惩办真凶，还我老公！

他心里一阵乱跳。

这妇人的照片他在卷宗里看到过，妇人的证言他也查阅过多次。妇人叫梅晓琴，他还记得梅晓琴按下的指印有个螺纹，并且还曾联想到梅晓琴按指印时是如何颤抖的。梅晓琴跪得像座石雕，凝然不动。他瞟一眼她屈蜷的腿，自己的膝盖隐约一阵疼，忍不住走近，轻轻拍拍梅晓琴的肩：“大姐，回吧，跪在这是没

有用的。”

梅晓琴回头道：“有用的，至少要让他们晓得我不服吧！”

他想想问：“不是听说赔了几十万，犯罪嫌疑人也拘捕了么？”

梅晓琴说：“只抓了动手的，还没抓动嘴的呢！几十万能买回我老公的命么？我自己合法建的房子，不按市场价给我补偿不说，还没有签协议，而且没有经过法院审判，说拆就拆，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那天我看得明白听得清楚，开挖掘机的后生并不想动手，是拆迁队的队长，还有那个管拆迁的副区长逼着干的。那后生说，屋里有人呢，出了人命咋办？那猪一样的副区长居然说，机器一开人就会吓出来的，就是出了人命也没啥了不起，拿钱赔就是，旧城开发耽误不起！结果，我老公没来得及跑出来，脑壳都砸瘪了，好造孽呢……我也恨那开机器的后生，但我更恨那些背后指使的人！我都用手机拍了视频录了音的，他别想耍赖！”

梅晓琴说的他都清楚，他也看过那个视频，都是实情。

他不好多说什么，泛泛地安慰道：“犯法的人都会被法律惩罚的。”

梅晓琴却摇头，大声说：“我才不信呢。等了这么久还没结果，就是想一拖再拖，不了了之！我晓得他们这一套，不然我也不会来跪了。不惩办那个副区长，我跟他们没完！”

他有些吃惊，梅晓琴似乎听到了什么风声。他不知所措地搓了搓手，舔了舔干涩的嘴唇。同样一件事，从不同的人嘴里说出来，差别是如此之大，对他的影响也是如此迥异。如果梅晓琴晓得了他的身份，会是什么样的态度？梅晓琴抬头看了他一眼，他仿佛被看穿，无数羞愧的蚂蚁爬上了他的脸，叮得他难受极了。

他感到有人窥探，回头望望，并无人影。

梅晓琴头发凌乱，眉头紧蹙，显得十分疲惫。

他劝道：“大姐，时候不早了，要跪也明天再来，或者换个地方跪吧。下跪是没有用的，莫白白苦了自己。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自己要节哀保重，得饶人时且饶人吧。我请你吃个盒饭？”

“哪能要你请？你是好人，别人都不理我呢。”

梅晓琴站起身来，拍拍裤腿上沾染的灰尘，揉了揉膝盖，一拐一拐地走了。他盯着她的背，看着那个血红的冤字慢慢地小下去，直到消失不见，才趑进快餐店去吃盒饭。

吃了几口他就放下了筷子，太没有胃口了。

他出了快餐店，沿着人行道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到了江边。他不想回家。季节已是深秋了吧，江风掠过脖颈，凉凉的像滑过一条蛇。一些金黄的野菊花开在路边草丛中，像几朵零星的火焰燃在迷蒙的暮色里。夕阳已经隐没，天空很空，江面一片渺茫。路灯光把他的身影投在水波之上。水面上的他那么瘦长，那么扭曲，那么怪异，随着波浪起伏不已。他拖着自己的影子沿着堤岸往下游走，不知不觉地，江边那块岩石移到了面前。

岩石上没人。

他在常坐的那个部位坐下，伸手摸了一下那个偶遇的女人坐过的地方。岩石表面竟有些微的温热，似乎那女人刚刚离开。他想再摸一下，刚伸出手，就感到背上有窥视的目光。回头一看，不远处那根水泥杆悬吊着的监控探头像一只大眼，圆溜溜的盯着他。心里便有些堵。他忽然就冲动起来，看看四下无人，站到岩石上，解开裤带，朝着江里哧了一泡大尿。他边哧鼻子边哼哼，斗狠似的，拼命收缩小腹以增加腹压，让尿水呈抛物线洒向水面。并且，示威似的仰着身子，让自己所有的不雅都暴露在监视